

中学生地下交通员

张启滨

1936年春,中国共产党烟台地下党组织最大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派穆林到烟台各联络点去收集秘密报刊。这些报刊都是由北平、天津、上海、济南等地抗日团体和进步组织寄来的,然后转送到中共胶东特委供党内和“民先”内部传阅。不久,这项任务不仅在烟台市内活动,还经常来往于烟台、威海之间;不仅传递秘密报刊,还转送党内文件,并与各地同志联系和接头等。当时社会环境极其复杂,斗争极端残酷。一名中学生做地下交通员,不但要做到机智勇敢,坚定沉着,还要有非常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的行为自律性。

穆林,原名于清远,吉林省抚松县人。1935年夏,在几家亲戚的资助下考入志孚中学(烟台一中前身)初七级读书。穆林每次外出执行任务前,领导都要向他反复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应注意的事项,并一同研究好假口供。如果事先有准备,一旦被捕,就有可能骗过敌人,使其看不出破绽,党组织也便于营救。他在执行任务时,总是根据接头的环境和对象进行伪装。若和农村来的同志接头,一般扮成小店员,在小茶馆、小旅馆这些地方进行。如果在市内活动,一般扮成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接头地点

都选在繁华的闹市区。

穆林扮装、化名活动最担心的是遇到熟人,所以总是设法避开。再是学校里反动教员和学生的注意和纠缠,这是非常麻烦的,都彼此认识,他们看出一点破绽就很危险。穆林出校门一旦遇到这些人,就不能按原计划行动了,而到一些闲散场所或到家庭出身官员的同学家去。有时,甚至直接和遇上的人打交道,装作无事闲逛,拉他们请自己看电影、下小馆,然后视情况执行任务,或干脆回校。

接头是地下交通员一项重要而又经常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不仅时间、地点准确无误,暗号要一丝不差,还要在突发情况时,机动灵活,果断处理。有一次,穆林和文登来的一位同志接头,传递秘密文件。地点定在烟台市北大街大庙前,那里是当时最热闹的繁华区。对方来的时间、地点、衣着都符合事先约定。按约定,来者手里应提一包点心,文件就在里边,他把“点心”交给穆林,叫穆林捎回“家”,而来者手里却提一只篮子,穆林只好放弃,装作没看见对方,钻进小巷走了。事后了解,是这位同志粗心,弄错了暗号。

1937年7月6日下午,中共烟台市委书记李丙令把一些党内文件和一封密写信,交给穆林,并一再嘱咐说:“此行非

同小可,机密性最大。文件,信一定要安全送到,上级的指示一定要带回来。烟台的党员和‘民先’队员,都在等待你胜利归来。”穆林说:“用生命完成党的任务!”当天暮色苍茫时分,穆林离开学校,独自来到一位同志家里化妆。二十分钟后,当他出现在炮台码头时,已经是:身穿童子军装,胸前佩戴蒋介石头像像章。衣袋里装有藏着密信的糖块,左手提一只精致漂亮的手提箱,右手拎一篓藏有机密文件的好酱菜。他从从容地从国民党港警前走过,登上一艘叫“皇后号”的英国轮船。

7月7日早晨,穆林顺利到达威海,先在海滨宾馆住下。下午,与中共胶东特委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头。7月8日上午8时,穆林与特委书记吕其恩,都是一身小学教员打扮,挟在旅客中乘船进了刘公岛。刘公岛当时是英国租界岛,岛上秩序由英国警察维持。他们随游客边走边谈。中午12点左右,穆林与吕其恩正在岛上一小饭馆吃饭。突然,外边有大声叫卖“号外”。他们买了一份,报上面有一行醒目的大标题“日军占领卢沟桥,进驻丰台、廊坊一带,中日战争开始……”当日下午五点多钟,穆林告别吕其恩同志,当晚便登上开往烟台的轮船。

断河障海话水闸

张楠之

新整修过的青岛大沽河上,多了不少闸坝,材质不同,形状各异,最有特色的,大概非移风闸莫属。

这座闸由九个上百吨重的半圆形拦河闸组成,彼此连接,一字排开跨立于大沽河上,远远望去,霸气十足。闸面呈弧形,开闭时,犹如护目镜翻上翻下,所以又被称为“护镜式”拦河闸。

这是亚洲最大的“护镜式”拦河闸,据说,它原本也应该是亚洲第一座“护镜式”拦河闸,不幸的是,尚未建成,已被东瀛抢了先,所以只能称“最大”不能称“第一”了。

水闸拦蓄住了河水,水让这里生机盎然起来——春日里,草长莺飞,柳丝拂岸;夏日里,芦苇繁茂,白鹭轻飞;秋日里,芦花荡荡,天高水阔;冬日里,虽然苇枯草黄,却仍有鸟儿栖息,甚至见到过探头探脑拖着大长尾巴的黄鼠狼。这些,都是因为有了这水,而有水,则是因为有了这闸,否则,那些水恐怕早就流到海里去了。

人类最早对水进行约束,是用堤的形式。比如鲧和大禹父子俩治水。在大禹之前,其父鲧治水时采取的方式是堵,结果堵来堵去水患总也消除不了。这堵,当然需要筑堤。后来的禹,变堵为疏,方式虽异,却仍然离不开堤。

只是,堤在人类与水的关系中,承担的仍然是被动的角色,即防范其到达某个不愿让其到达之处,防范其对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主观意愿之外的结果。

闸的出现,则让人类与水的关系变被动为主动——何时疏、何时堵、何时滞、何时流,皆在人的掌握之中。不仅是水,水上所行之舟楫,亦可随心所欲,可上可下可南可北可进可通。南宋理学家魏了翁有一首《贺新郎》,就讲到了闸的基本用途:“闸断河流障海水,未放游鱼甫甫。”

闸不仅可以截断河流,也可以成为淡水与海水分界处的屏障,有防止海水入侵的作用。而所谓的“甫甫”,语出《诗·大雅·韩奕》:“魴鱮甫甫。”意思是大而众多。就是说,连鱼也因闸的存在而繁衍得多了起来。

闸不仅有助蓄水,也有助行舟。水之行,避高而趋下。水中行舟,毕竟不能只是单向顺流而下,总要有逆流而上者。当落差足够大时,逆流而上便会变得非常困难。此时,闸便开始发挥作用。

船只逆流而上过闸,需要闸门不停开闭,注水、放水,放水、注水,十分繁琐,尤其是在需要人力开闭闸门的古代,更是件麻烦事。所以,很多时候,过闸需要排队,需要等候,一等等上几天时间也并不鲜见。

《冰心与烟台》⑥ 看海

焦红军

前面说过,谢婉莹随父母以及参加筹建海军学堂的职员们来到烟台后主要住在海军学堂里。事实上,在此之前,她们还先后在会英街的海军采办厅、海军医院、海军练营等地短暂地居住过。

无论是海军采办厅、海军医院、海军练营还是海军学堂,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邻近大海。多年以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冰心在她的文字中记录下了自己在烟台的“家”。

烟台山下,与朝阳街交错的会英街,海军采办厅是谢婉莹一家在烟台住的第一个地方,“我记得这客厅有一副长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是我开始识字的一个课本。”

“不久,我们又搬到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去寄居。从廊上东望就看见了大海。”

“不久,我们翻过山坡,搬到东山边的海军练营旁边新盖好的房子里……是离海最近的一段。”“离海最近”的好处是:谢婉莹可以更加真切地听到海的声音,可以更加方便地跑到海边看海。

在那八年的烟台海边生活里,谢婉莹整年整月所看到



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坐久了/推窗看海罢!/将无边感慨/都付与天际微波。想要看到更丰富的景物,就得到海边去。因此,谢婉莹常常一个人抱膝坐在石阶上,沉默地注视着烟台的大海,驰骋着自己天真的想象。冰心与海,已经像老朋友一样了。它既不像普希金的海,辽阔神秘;更不像海明威的海,粗犷惊险;冰心的海,温柔圣洁。

潮起的时候,谢婉莹的心连同着海潮漂浮起来;潮退的时候,谢婉莹的心也随着海岸一起被吸卷过去。大海神秘威

绝的一面并没有让她产生恐惧,而是对其深沉奥秘、变幻无穷的大海充满了爱恋,然后又转为对大海的颂扬和膜拜,从大海中捕捞着哲思与情趣。清明之日,抱膝沙上,悠看潮落星生;风雨之日,倚窗观涛,闲看浪打崖石。闭门读书,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伴,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就这样,“命运如同海风一样,吹着青春的舟,飘摇地,曲折地,渡过了时光的海。”

那个时候的黄海,是寂寞荒凉的。学堂的学员们都有自己的课业,军官士兵们都有自己的职责,海军学堂附近的海岸边上闲人并不常见。这样正好。小小的谢婉莹正好可以独

自亲近和拥有一整片的海滩、一整片的大海。

在海边,谢婉莹观察远处的海岛、群山,观察苍茫的海面和海岸线;在海边,谢婉莹听波涛澎湃的声音,看沙滩上小蟹和海虫忙碌而飞快地爬动。这个时候的她,主要的玩具就是铲子和沙桶。她的身影每天映照在清晨的海滩和黄昏的海滩,与此同时,大海和海滩也映照在了谢婉莹小小的心灵深处。多年以后,年逾古稀的谢婉莹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它朝气蓬勃、容光焕发地正忙着迎送五洲四海的客人。它不会记得七十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在它的一角海滩上,徘徊踟蹰,度过了潮涨潮落的八个年头。

是啊,那个孤独的孩子,在烟台的大海边,独自观察、独自玩耍、独自思考、独自快乐也独自悲伤。大海接纳着她所有的情绪,烟台包孕着她整个的童年。

稍微长大一点,谢婉莹就不再满足于在海边玩沙子了。她在海边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带回家里放瓷缸里养着;她在海边一边看海一边酝酿着孩子气的文字,然后跑回家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往往不能终篇。因为她的兴趣,仍然在

户外,她的思绪,仍然在海边。也并不是每次都是一个人看海。有时也能在海边遇见农夫和渔人,谢婉莹便主动去跟他们交谈,听他们聊山中海上的家常。

或者,有的时候,父亲谢葆璋也会带着谢婉莹去海边散步,指着远处隐约的景物告诉她在那边的那边是什么地方,有着什么神奇的事物。而到了晚上,谢葆璋还会带着女儿到海边旗台上或者干脆就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看星星。一个个夜晚过去,谢婉莹在父亲的指点下认识了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她对星星的喜爱更甚于对月亮的喜爱——因为在跟着父亲看星星的时候谢葆璋经常告诉谢婉莹:“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吗?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在山下的海边散步累了,谢婉莹就拉着父亲在海边沙滩上坐下来,看看风景。“夕阳在我们背后慢慢地落下西山,红霞满天。对面好像海上的一抹浓云,那是芝罘岛。岛上的灯塔,已经一会儿一闪地发出强光。”多么美丽动人的海边晚景啊!谢婉莹被这迷人的景色陶醉了,不住地问父亲:“爹,你说这小岛上的灯塔不是很好看吗?烟台海边就是美,不是吗?”